



一力  
文库

048

THE IMMORALIST

# 背德者

我们只要读他的作品便能重活一次。纪德是不可替代的榜样，因为他选择了变成他自身的真理……

—让·保罗·萨特

André Gide

〔法国〕安德烈·纪德 著 李玉民 译



上海三联书店

013932022

1565.45  
390  
V1

THE IMMORALIST

# 背德者

〔法国〕安德烈·纪德 著  
李玉民 译



1565.45  
390  
V1



北航

C1639183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背德者 / [法国] 安德烈·纪德 (Gide, A) 著; 李玉民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5

ISBN 978-7-5426-4127-4

I. ①背... II. ①纪...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8871 号

### 背德者

---

著 者 / [法国] 安德烈·纪德

译 者 / 李玉民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赵洁园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任中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84 千字

印 张 / 7.5

---

ISBN 978-7-5426-4127-4 / I · 682

定 价: 22.80 元

天主啊，我颂扬你，是你把我造就成如此卓异之人。

《诗篇》第 139 篇，第 14 句

献给亨利·盖翁  
他的真挚伙伴，安·纪德

## 前 言

我给予本书以应有的价值。这是一个尽含苦涩渣滓的果实，宛似荒漠中的药西瓜。药西瓜生长在石灰质地带，吃了非但不解渴，口里还会感到火烧火燎，然而在金色的沙上却不乏瑰丽之态。

我若是把主人公当作典范，那就得承认很不成功。即使少数几个人对米歇尔的这段经历感兴趣，也无非是疾恶如仇，要大义凛然地谴责他。我把玛丝琳写得那么贤淑并非徒劳，读者不会原谅米歇尔把自己看得比她还重。

我若是把本书当作对米歇尔的起诉状，同样也不会成功，因为，谁对主人公产生义愤也不肯归功于我。这种义愤，似乎是违背我的意志而产生的，而且来自米歇尔及我本人，只要稍有可能，人们还会把我同他混为一谈。

本书既不是起诉状，也不是辩护词，我避免下断语。如今公众不再宽恕作者描述完情节而不表明赞成还是反对。不仅如此，甚至在故事进行之中，人们就希望作者表明态度，希望他明确表示赞成阿尔赛斯特还是菲兰特，赞成哈姆雷特还是奥菲莉亚，赞成浮士德还是玛格丽特，赞成亚当还是耶和華。我并不断言中立性（险些说出模糊性）是一位巨匠的可靠标志，但是我相信，不少巨匠十分讨厌下结论，准确地提出一个问题，也并不意味着推定它早已解决了。

我在此使用“问题”一词也是违心的。老实说，艺术上无问

题可言，艺术作品也不足以解决问题。

如果把“问题”理解为“悲剧”，那么我要说，本书叙述的悲剧，虽然在主人公的灵魂中进行，也还是太普通，不能限定在他个人的经历中。我无意标榜自己发明了这个“问题”，它在成书之前就已存在。不管米歇尔告捷还是败绩，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作者也不拟议胜败为定论。

如果几位明公只肯把这出悲剧视为一个怪现象的笔录，把主人公视为病人；如果他们未曾看出主人公身上具有某些恳切的思想与非常普遍的意义，那么不能怪这些思想或这出悲剧，而应当怪作者。我是说应当怪作者的笨拙。尽管作者在本书中投进了全部热情、全部泪水和全部心血，然而，一部作品的实际意义和一朝一夕的公众对它的兴趣，这两件事毕竟大相径庭。宁可拿着好货而无人问津，也不屑于哗众取宠，图一时之快。我以为这样考虑算不上自命不凡。

眼下，我什么也不想证明，只求认真绘制，并为这一画幅配好光亮色彩。

## 致内阁总理D.R.先生的信

西迪贝·姆 189×年7月30日

是的，你猜得不错，我亲爱的兄弟，米歇尔和我们谈了。这就是他的叙述。你要看看，我也答应了你，不过，要寄走的当儿，我又迟疑了。重新读来，我越往下看，越觉得可怕。啊！你会怎样看我们的朋友呢？再说，我本人又如何看呢？难道我们把他一棍子打死，否认他残忍的性情会改好吗？恐怕如今不止一个人敢于承认在这篇叙述里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人们是设法发挥这种人的聪明才智，还是轻易拒绝让他们享有公民权利呢？

米歇尔对国家能有什么用？不瞒你说，我不知道……他应当有个差使。你才德出众，身居高位，又握着大权，能给他找个差使吗？——从速解决。米歇尔忠于职守，现在依旧如此，然而，过不了多久，他就要只忠于他自己了。

我是在湛蓝的天空下给你写信的。我和德尼、达尼埃尔来了十二天，这儿响晴勃日，没有一丝云彩。米歇尔说两个月来碧空如洗。

我既不忧伤也不快乐。这里的空气使我们心里充满一种无名的亢奋，进入一种似乎无苦无乐的状态。也许这就是幸福吧。

我们守在米歇尔身边，不愿意离去。你若是看了这些材料，



就会明白其中的缘故了。我们就是在这里，在他的居所等待你回信。不要拖延。

你也知道，德尼、达尼埃尔和我，上中学时就跟米歇尔关系密切，后来我们的友谊逐年增长。我们四人之间达成了某种协定：哪个一发出呼唤，另外三人就要响应。因此，我一收到米歇尔的神秘的呼叫，立即通知达尼埃尔和德尼，我们三个丢下一切，马上起程。

我们有三年没见到米歇尔。当时他结了婚，携妻子旅行，上次他们经过巴黎时，德尼在希腊，达尼埃尔去了俄国，而我呢，你也知道，我正守护着我那染病的父亲。当然，我们还是互通音信。西拉和维尔又见过他，他俩告诉我们的情况使我们大为诧异。我们一时还解释不了。今非昔比，从前他是个学识渊博的清教徒，由于过分笃诚而举止笨拙，眼睛极为明净，面对他那目光，我们过于放纵的谈话往往被迫停下来。从前他……他的记述中都有，何必还向你介绍呢？

德尼、达尼埃尔和我听到的叙述，现在原原本本地寄给你。米歇尔是在他住所的平台上讲的，我们都在他旁边，有的躺在暗影里，有的躺在星光下。讲完的时候，我们望见平原上晨光熹微。米歇尔的房子，以及相距不远的村庄，都俯临着平原。庄稼业已收割，天气又热，这片平原真像沙漠。

米歇尔的房子虽然简陋古怪，却不乏魅力。冬天屋里一定很冷，因为窗户上没安玻璃，或者干脆说没有窗户，只有墙上的大洞。天气好极了，我们到户外躺在凉席上。

我还要告诉你，我们一路顺风，傍晚到达这里，因为天气炎热而感到十分劳顿，可是新鲜景物又使我们沉醉。我们在阿尔及尔只作短暂停留，便去君士坦丁。从君士坦丁再乘火车，直达西迪贝·姆，那里有一辆马车等候着我们。离村子还很远公路就断了。

就像奥姆布里地区的一些村镇那样，这座村庄斜卧在山坡上。我们徒步上山，箱子由两头骡子驮着。从这条路上去，村子的头一栋房子便是米歇尔的住宅。有一座隔着矮墙，或者说圈着围墙的花园，里面长着三棵弯弯曲曲的石榴树、一棵挺拔茂盛的欧洲夹竹桃。一个卡比尔小孩正在那儿玩，他见我们走近，便翻墙逃之夭夭。

米歇尔见到我们并无快乐的表示，他很随便，似乎害怕流露出任何感情。不过，到了门口，他表情严肃地挨个同我们三人拥抱。

直到天黑，我们也没有交谈十句话。晚餐摆在客厅里，几乎是家常便饭。客厅的豪华装饰却令我们惊异，不过，你看了米歇尔的叙述就会明白。吃完饭，他亲手给我们煮咖啡喝。然后，我们登上平台，这里视野开阔，一望无际。我们三人好比约伯的三个朋友，一边等待着，一边观赏火红的平原上白昼倏然而逝的景象。

等到夜幕降临，米歇尔便讲了起来：

# 目 录

前 言 .....	1
致内阁总理D.R.先生的信 .....	1
第一部 .....	1
第一章 .....	2
第二章 .....	11
第三章 .....	17
第四章 .....	22
第五章 .....	26
第六章 .....	28
第七章 .....	33
第八章 .....	35
第九章 .....	38

第二部 .....	41
第一章 .....	42
第二章 .....	54
第三章 .....	72
第三部 .....	87

# 第一部

## 第一章

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们都忠于友谊。你们一呼即来，正如我听到你们的呼唤就会赶去一样。然而，你们已有三年没有见到我。你们对我的友谊经受住了久别的考验，但愿它也能经受住我此番叙述的考验。我之所以突然召唤你们，让你们长途跋涉来到我的住所，就是要同你们见见面，要你们听我谈谈。我不求什么救助，只想对你们畅叙。因为我到了生活的关口，难以通过了。但这不是厌倦，只是我自己难以理解。我需要……我需要诉说。善于争得自由不算什么，难在善于运用自由。——请允许我谈自己。我要向你们叙述我的生活，随便谈来，既不缩小也不夸大，比我讲给自己听还要直言不讳。听我说吧：

记得我们上次见面，是在昂热郊区的农村小教堂里，我正举行婚礼。宾客不多，但都是挚友，因此，那次普通的婚礼相当感人。我看出大家很激动，自己也激动起来。从教堂出来，你们又到新娘家里，同我们用了一顿便餐。然后，我们雇了一辆马车就出发了。我们的思想依然随俗，认为结婚必旅行。

我很不了解我妻子，想到她也同样不了解我，心中并不十分难过。我娶她时没有感情，主要是遵奉父命。父亲病势危殆，只有一事放心不下，怕把我一人丢在世上。在那伤痛的日子里，我念着弥留的父亲，一心想让他瞑目于九泉，就这样完成了终身大

事，却不清楚婚后生活究竟如何。在奄奄一息的人床头举行订婚仪式，自然没有欢笑，但也不乏深沉的快乐。我父亲是多么欣慰啊。虽说我不爱我的未婚妻，但至少我从未爱过别的女人。在我看来，这就足以确保我们的美满生活。我自己还不甚了了，却以为把身心全部献给她了。玛丝琳是孤儿，同两个兄弟相依为命。她刚到二十岁，我比她大四岁。

我说过我根本不爱她，至少我对她丝毫没有所谓爱情的那种感觉。不过，若是把爱情理解为温情、某种怜悯以及理解敬重之心，那我就是爱她的。她是天主教徒，而我是新教徒……其实，我觉得自己简直不像个教徒！神父接受我，我也接受神父——这事万无一失。

如别人所称，我父亲是“无神论者”，至少我是这样推断的，我从未能同他谈谈他的信仰，这在我是由于难以克服的腼腆，在他想必也如此。我母亲给我的胡格诺教派的严肃教育，同她那美丽的形象一起在我心上渐渐淡薄了——你们也知道我早年丧母。那时我还想象不到，童年最初接受的道德是多么紧紧地控制我们，也想象不到它给我们的思想留下什么影响。母亲向我灌输原则的同时，也把这种古板严肃的作风传给了我，我全部贯彻到研究中去。我十五岁时丧母，由父亲抚养。他既疼爱我，又向我传授知识。当时我已经懂拉丁语和希腊语，跟他又很快学会了希伯来语、梵语，最后又学会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将近二十岁，我学业大进，甚至他都敢让我参加他的研究工作，还饶有兴趣地把我当作平起平坐的伙伴，并力图向我证明我当之无愧。以他名义发表的《漫谈弗里吉亚人的崇拜》，就是出自我的手笔，他仅仅复阅一遍。对他来说，这是最大的赞扬。他乐不可支，而我看到这种肤浅的应景之作居然获得成功，却不胜惭愧。不过，从此我就有了名气。学贯古今的巨擘都以同仁待我。现在我可以含笑对待

别人给我的所有荣誉……就这样，到了二十五岁，我几乎只跟废墟和书籍打交道，根本不了解生活。我在研究中消耗了罕见的热情。我喜欢几位朋友（包括你们），但我爱的是友谊，而不是他们；我对他们非常忠诚，但这是对高尚品质的需求；我珍视自己身上每一种美好情感，然而，我既不了解朋友，也不了解自己。我本来可以过另一种生活，别人也可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念头从来就没有在我的头脑里闪过。

我们父子二人布衣粗食，生活很简朴，花销极少，以至我到了二十五岁，还不清楚家道丰厚。我不大想这种事，总以为我们只是勉强维持生计。我在父亲身边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后来明白我们殷实得多，还真有点难堪。我对这类俗事很不经意，甚至父亲去世之后，我作为唯一的继承人，也没有弄清自己的财产。直到签订婚约时才恍然大悟，同时发现玛丝琳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嫁妆。

还有一件事我懵然不知，也许它更为重要——我的身体弱不禁风。如果不经受考验，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时常感冒，也不认真治疗。我的生活过于平静，这既削弱又保护了我的身体。反之，玛丝琳倒显得挺健壮。不久，我们就认识到，她的身体的确比我好。

花烛之夜，我们就睡在我在巴黎的住所——早已有人收拾好两个房间。我们在巴黎仅仅稍事停留，买些必需的东西，然后去马赛，再换乘航船前往突尼斯。

那一阵急务迭出，头绪纷繁，弄得人头晕目眩。为父亲服丧十分悲痛，继而办喜事又免不了心情激动，这一切使我精疲力竭。上了船，我才感到劳累。在那之前，每件事都增添疲劳，但又分散我的精神。在船上一闲下来，思想就活动开了。有生以来，这似乎是头一回。



我也是头一回这么长时间脱离研究工作，以往，我只肯短期休假。当然，几次旅行时间稍长些，一次是在我母亲离世不久，随父亲去西班牙，历时一个多月；另外一次去德国，历时一个半月；还有几次，都是工作旅行。旅行中，父亲的研究课题十分明确，从不游山玩水；而我呢，只要不陪同他，就捧起书本。然而这次，我们刚一离开马赛，格拉纳达和塞维利亚的种种景象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那里天空更蓝，树荫更凉爽，那里充满了欢歌笑语，像节日一般。我想，此行我们又要看到这些了。我登上甲板，目送马赛渐渐远去。

继而，我猛然想起，我有点丢开玛丝琳不管了。

她坐在船头，我走到近前，第一次真正看她。

玛丝琳长得非常美。这你们是知道的，你们见过她。悔不该当初我没有发觉。我跟她太熟了，难以用新奇的目光看她。我们两家是世交，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对她如花般的容貌早已习以为常……我第一次感到惊异，觉得她太秀美了。

她头戴一顶普通的黑草帽，任凭大纱巾舞动。她一头金发，但并不显得柔弱。裙子和上衣的布料相同，是我们一起挑选的苏格兰印花细布。我自己服丧，却不愿意她穿得太素气。

她觉出我在看她，于是朝我回过身来……直到那时，我对她虽然算不上热情，好歹以冷淡的客气代替爱情。我看得出来，这使她颇为烦恼。此刻，玛丝琳觉察出我头一回以不同的方式看她吗？她也定睛看我，接着极为温柔地冲我微笑。我没有开口，在她身边坐下。直到那时，我只为自己生活，至少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我结了婚，但仅仅把妻子视为伙伴，根本没考虑我的生活会因为我们的结合而发生变化。这时，我才明白独角戏到此结束。

甲板上只有我们二人。她把额头伸向我，我把她轻轻搂在胸前；她抬起眼睛，我亲了她的眼睑。这一吻不要紧，我猛地感到